

禪玄顯教編
仙傳校譌補校







禪玄顯教編

楊溥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編教顯玄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禪玄顯教編

南郡楊溥著

石寶金永壽人號壁峯禪師有異行嘗趺坐大樹
下溪水橫溢人意禪師已死七日水退視之燕
坐如平時後遊五臺山元順帝召至燕都慰勞
甚至本朝洪武二年奉詔至南京住天界寺時
召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四年五月示
微疾御製詩以賜之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
譽六月卒翰林學士宋濂爲撰舍利塔銘塔今
在大同大安寺

應州南

宗泐姓周氏臨海人元末從詵笑隱學佛凡經書
過目輒成誦寓情詞章尤精隸古本朝嘗命往
西域取佛經月餘卽還上異其速問之曰比至
玉門關有一老僧騎白驢以經授臣并以祭文
一紙云回當奏上且挽臣馬行數步不覺至此
上命取經及祭文進驗其祭文乃國初御製祭
寶誌禪師者上意前紙焚去烏得復有此益竒
異之遂信佛法授泐僧錄右善世嘗奉詔注心
經金剛楞伽三經及所著全室集行世

妙淨亦臨海人性聰慧十五出家聞了堂和尚居

四明大興宗教卽往叅之得其奧旨時左菴爲浙東叢林第一延妙淨主之衆皆敬服洪武初退休巾峯尋以召命至南京未幾辭去遊雲峯見山水幽勝曰此可居矣足不至城市者三十二年法門大振年八十餘端坐而逝所著有方便錄百忍圖

文謙福州人幼穎悟絕人好誦佛書十一出家遊吳楚歷金陵諸山往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召至京師言論稱旨居久之忽謂其徒曰吾將去矣援筆書偈云有世可辭是衆生見無

世可辭是如來見踏倒須彌廬虛空無背面遂
端坐而化

慧日天台人眉長三寸目精射人嘗從栢子庭講
台衡之學元至正間住上下天竺 本朝洪武
初召至京師寵賚甚厚以其年最高有戒行命
爲學佛者師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謂弟子
曰此生淨土之祥也頃之書頌而寂

梵琦象山人字楚石元泰定中住海鹽福臻院

本朝洪武初以高僧召至京師親承顧問未幾
卒宋濂爲撰塔銘

來復豐城人號見心幼出家明內典通儒術善爲詩文元末時受知於歐陽玄諸公本朝以高僧召至時論與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初召時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苑已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上聞逮訢至將殺之訢曰此固愚臣偶舉非有他也上問何出訢曰出在大藏某錄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行保南城人洪武初任持演法寺又任持天寧寺大振宗風叢林歸之後舉天下高僧十一人行

保與焉永樂間無疾端坐而逝

吳印未詳何許人爲鍾山主僧有才力洪武間召拜山東布政使時張孟素亦有名望爲山東副使印至輕其僧不爲禮又嘗以他事騎馬入布政司謫箠僚吏問罪印不能容乃上封事言孟素見陵上怒下孟素于獄而詔印曰我除爾害矣善爲之其見寵待如此後官至禮部侍郎

月秋元末以相術名于時國初召至令相諸子月秋密啟上曰陛下諸子惟燕王相貌不凡有二十年天下分也未幾辭去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舉
措譎詭人莫能識常趨官府曰顛有言問何言
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顛謁于
東門上至京師顛復謁上問來何爲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
首詞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
終不醉擬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
挺直亡耳乃命覆以巨缶積薪煨之火熄啟缶
正坐晏然乃令出旣復煨之顛猶故也後益加
薪久爇之迨啟煙凝缶底顛若瞑微撼其首卽

醒然起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

競髡良

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幸視之顛迎謁上飯于翠微亭命盛饌召顛侍食既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爲清齋僧因閉顛空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爲汝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衆爭進酒進饌顛一一食之甚多旣悉吐云同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上還伏于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爲圈顧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

音做

箇桶已而王師徇九江上問顛此行

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
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握手曰上面無
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卽以所扶杖高舉
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
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
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旣而迅颺
猛作倏忽達小孤上諭衆聞顛言輒來白至馬
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恠見前行損人多上聞
之怒令持顛投之江久之衆與偕來上曰何不

死之衆曰頻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
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
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
知所之及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廬山
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一民居草莽中言頃忽
有一人瘖而頽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
爲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
匡廬今不知所在上旣定天下卽帝位十有餘
年忽疾作思顛遣行人走江州求之行人入廬
山深十餘里了無人跡且漠然無爲計有一道

人忽至語周在竹林寺與天眼尊者校棋導之
去果見顛在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始
殊不顧良久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遊觀行
人入見殿堂庭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左右
對列室中各有王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
旌幢供設珍具充牣主者咸踞坐啟門治事通
二十八室獨其一扃鏽中無人焉一巨虺據地
微有流血而問顛顛曰若旣見之矣二十八室
者經天之宿也迺爲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虛
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疆行人曰固爾

然將以何語復皇命苟無驗吾罪且死顛乃賦
詩一章畀之回上覽此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
行人持去回顧寺無有也遂以二詩進上覽之
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心知之俄而疾
愈上自製顛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廬山頂天池
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道人赤脚僧文及有
詠群僊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錄

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
秉忠從沙門海雲遊博學精于易尤深學百家
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釋從

學游雪川交趙孟頫嘗同往四明故宋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遂效之深得其趨因以善繪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顏如孩童值朱鬣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效駭人 國初仕于朝爲太常博士逆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就館壁畫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且與爾同入慎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帟屋金寶百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爲之其後館人入時帶

一紙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忘之矣謙已
知曰爾遺物矣爾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
壁不復再見初內帑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于
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謙迄漏網
焉謙嘗于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僊奕圖以遺
三丰遜老三丰遜老者卽所謂張刺闥也迨永
樂二年三丰題此圖以歸于太師淇國丘公其
圖作竒巒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爲僊
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僊妹游採其傍張題及
謙終事但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僊

逝予將訪君于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竒僂異
筆混之凡流故識此蓋張且諱之也

三丰居寶鷄縣東三里金臺觀嘗于人家門戶雖
鐻鎖封固以針刺之卽開故人又號張刺闥云
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
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
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王王一日宴僚佐丰出碧
根連蒂棗獻之又取席上金盞實土其中搖落
一齒埋于內少頃生一蓮大如盤盂一葉千色
千點一花凡千餘葉光射梁楹氣極青香宴畢

花城復取齒還入于口後入武當山或游襄鄧
間永樂中命胡忠安湊馳傳徧索于天下不限
時月數年竟無所見乃爲憶僊宮以待之

張金箔山西人性至巧以金絲簾箔爲結作龍鳳
之形人因以張金箔呼之遇異人得道術雖對
面能使人不相見惟竊取富者金帛以濟貧者
國初曹國公家失物甚多然門戶如故似非外
盜乃收大小男婦蒼頭鞠問正問日忽一甕滾
至隱隱有聲云我張金箔也你這金銀是元朝
庫藏物非你本分的我暫收以周窮人不干蒼

頭之事文忠大怒命擊碎之彼已出在屏後言
矣然莫見其形也自是名顯其他異蹟甚多難
以悉錄後不知所終

住得湖口縣人號赤脚僧常居廬山洪武癸亥八
月詣闕求見自言名覺頭不得見守闕下者四
年乃辭去既而上不豫復賞藥自進謂天眼尊
者及周顛僊人所奉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
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盆子盛之磨藥注金醖子
上卽服之疾愈乃御製詩賜之藥初服時覺菖
蒲香醖底凝丹砂紅彩迥異真僊藥也

徐道人居廬山天池寺不食者九年矣畜一墨羽
鶴嘗採山中新茗令鶴銜松枝烹之遇道流輒
相與飲幾椀

天眼尊者與周顛同隱竹林寺 國初嘗物色之
不至衣草衣冬夏戴一翎笠不出山者已百餘
年形容甚癯自號癯叟

劉淵然贛人師事趙原陽于金積山得授諸階符
籙及金火大丹之訣久之靈應響答洪武癸酉
召至京賜號高道寵賚殊厚洪熙初封真人賜
二品銀章領天下道教卒端坐如生

妙虛綿竹人自幼出家投禮鼈山和尚發志遊方
抵江西謁海禪師得其心印叢林爭歸之洪武
初卽欲辭世說偈云幻出來何來幻滅去何去
幻盡覺圓生生死無根蒂端坐瞑目衆皆悲泣
妙虛開目曰爲生勝耶爲死勝耶衆曰生勝良
久曰爲汝再任三年後如期而化

周玄初姑蘇人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事母孝尤
好澤物初得法于李拱瑞能除邪妖禱雨竒應
洪武中屢被召命呼致雷雨數著神異時設神
樂觀授正一僊官領觀事別號鶴林有鶴林集

江南有命者失姓氏上潛時嘗見之拜伏于道上
卽扶起問其故命者曰足下太平天子也上因
使勿洩于人俟果爲天子來召及卽位遣使召
至署以官賜以金俱辭不受上問欲何爲命者
曰願陛下賜一扇足矣上卽以所執扇賜之又
題詩于上云江南一老叟胸中藏星斗筭我做
君王果中僊人口與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賜
你一把扇橫行天下走命者扣謝而去每出必
以自隨所至有司以龍亭香案接之待命者如
客使云

鐵冠道人有道之士也嘗相上宜居九五之尊上
卽位召至問以國祚事但云過唐不及漢復大
書一順字授帝後辭入山不知所在今傳鐵冠
道人歌一篇

禪玄顯教編終



列 仙 傳

校 補 譌 校

劉 向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
逸史及夷門廣牘祕書二十一
種琳琅祕室叢書皆收有此書
琅琳取汲古刊本而以逸史祕
書校之誠爲善本故據以影印

列仙傳目錄

卷上

赤松子

甯封子

馬師皇

赤將子輿

黃帝

偃佺

容成公

方回

老子

關令尹喜

涓子

呂尚

嘯父

師門

務光

仇生

彭祖

邛疏

介子推

馬丹

平常生

陸通

葛由

江妃二女

范蠡

琴高

寇先

王子喬

幼伯子

安期先生

桂父

瑕丘仲

酒客

任光

蕭史

祝雞翁

朱仲

修羊公

稷卨君

崔文子

卷下

赤須子

東方朔

鈎翼夫人

犢子

騎龍鳴

主柱

園客

鹿皮公

昌客

谿父

山圖

谷春

陰生

毛女

子英

服閭

文賓

商正子胥

子主

陶安公

赤斧

呼子先

負局先生

朱璜

黃阮正

女几

陵陽子明

刊子

木羽

玄俗

臣等謹案列仙傳二卷舊本題漢劉向撰紀古來仙人自赤松子至玄俗凡七十一人人係以讚篇末又爲總讚一首其體全仿列女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不類西漢文字必非向撰黃伯思東觀餘論謂是書雖非向筆而事詳語約詞旨明潤疑東京人作今考是書隋志著錄則出於梁前又葛洪神仙傳序亦稱此書爲向作則

晉時已有其本然漢志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但有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圖頌無列仙傳之
名又漢志所錄皆因七畧其總讚引孝經援神
契爲漢志所不載涓子傳稱其琴心三篇有條
理與漢志蜎子十三篇不合老子傳稱作道德
經上下二篇與漢志但稱老子亦不合均不應
自相違異或魏晉間方士爲之託名於向耶振
孫又云館閣書目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續博
物志亦云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皆與此本小

異惟葛洪神仙傳序稱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
十人下卷三十人內江婁二女應作二人與洪
所記適合檢李善文選註及唐初藝文類聚諸
書所引文亦相符當爲舊本其篇末之讚今概
以爲向作隋志載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醜續
孫綽讚案醜續上似脫一字蓋有續傳一卷
故爲三卷也今無從校補姑仍舊文又
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讚此本二卷
較孫綽所讚少一卷又劉義慶世說新語載孫
綽作商邱子胥讚曰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遇

風雲爲我龍攄此本商邱子胥讚亦無此語然
則此本之讚其郭元祖所掇歟以舊刻未列郭
名疑以傳疑今亦姑闕焉

列仙傳卷上

漢 光祿大夫 劉 向 撰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帝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眇眇赤師 飄飄少女 接手翻飛 泠然雙舉

縱身長風 俄翼立圃 妙遠異坎 作範司雨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奇矣封子 妙稟自然 鑠質洪鑪 暢氣五煙

遺骨灰爐 寄墳甯山 人覩其迹 惡識其玄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夙之診治之輒愈

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
鍼其脣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病龍出
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師皇典馬

廢無殘駟

精感羣龍

術兼殊類

靈虬報德

彌鱗銜轡

振躍天漢

粲有遺蔚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
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
父云

蒸民粒食

孰享遐祚

子輿拔俗

餐葩飲露

託身風雨

遙然矯步

雲中可遊

性命可度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
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爲雲師有龍形自擇亾日與羣臣
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劒舄在焉仙書
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
髯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
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

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

神聖淵玄

邈哉帝黃

暫蒞萬物

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

數通無方

假葬橋山

超升昊蒼

僊佺

僊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僊佺餌松

體逸眸方

足躡鸞鳳

走超騰驤

遺贈堯門

貽此神方

盡性可辭

中智宜將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立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臺臺容城 專氣致柔 得一在昔 含光獨游

道貫黃庭 伯陽仰儔 立牝之門 庶幾可求

方回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煉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啟末爲宦士爲人所劫閉

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
言得回一九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方回頤生 隱身五柞 咀嚼雲英 棲心隙漠

卻閉幽室 重關自廓 印改掩封 終焉不落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
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
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
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

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
德經上下二卷

老子無爲 而無不爲 道一生死 迹入靈奇
塞兌內鏡 冥神絕涯 德合元氣 壽同兩儀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喜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
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
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
俱遊流沙化胡服苴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

九篇號曰關令子

尹喜抱關

含德爲務

挹漱日華

仰玩玄度

候氣真人

介焉獨悟

俱濟流沙

同歸妙趣

涓子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岩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涓老餌朮

享茲遐紀

九仙旣傳

三才乃理

赤鯉投符 風雲是使 拊琴幽巖 高棲遐峙

呂尙

呂尙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尙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尙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具二百年而告亾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呂尙隱釣

瑞得頰鱗

通夢西伯

同乘人臣

沈謀籍世 芝體鍊身 遠伐所稱 美哉天人

嘯父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

嘯父駐形 年衰不邁 梁母遇之 歷虛啓會

丹火翼輝 紫煙成蓋 眇企昇雲 抑絕華泰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爲夏孔甲龍
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
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師門使火 赫炎其勢 乃叅虬龍 潛靈隱惠

夏王虐之 神存質斃 風雨旣降 肅爾高逝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般湯將伐
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
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旣克桀以天

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
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
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
自沈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
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
梁山後遊尙父山

務光自仁 服食養真 冥遊方外 獨步常均

武丁雖高 讓位不臣 負石自沈 虛無其身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爲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異哉仇生 靡究其尚 治身事君 老而更壯

灼灼容顏 怡怡德量 武王祠之 北山之上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

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
左右祠訖地卽有虎迹云後昇仙而去

遐哉碩仙 時惟彭祖 道與化新 綿綿歷古

隱倫玄室 靈著風雨 一虎嘯時 莫我猜侮

邛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
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牀枕焉

八珍促壽 五石延生 邛疏得之 鍊髓餌精

人以百年 行邁身輕 寢息中嶽 遊步仙庭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
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
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
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
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
所在

王光沈默

享年遐久

出翼霸君

處契玄友

推祿讓勤

何求何取

遯隱介山

浪迹海右

馬丹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時復爲
幕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
車入晉都侯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
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馬丹官晉 與時汗隆 事文去獻 顯沒不窮

密網將設 從禮迅風 杳然獨上 絕跡玄宮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

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闕門山頭大呼言
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在上山求祠之但
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

穀城妙匹 譎達奇逸 出生入死 不恒其質

玄化忘形 貴賤奚恤 暫降塵汗 終騰雲室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
遊諸名山，在蜀峨嶰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

接輿樂道 養性潛輝 見諷尼父 諭以鳳衰

納氣以和 存心以微 高步靈嶽 長嘯峨嶠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嶠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

木可爲羊 羊亦可靈 靈在葛由 一致無經

爰陟崇綏 舒翼揚聲 知術者仙 得桃者榮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

不見

靈妃豔逸

時見江湄

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

憑情言私

鳴珮虛擲

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句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范蠡銜桂

心虛志遠

受業師望

載潛載惋

龍見越鄉 功遂身返 歷脫千金 與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

遊冀州涿一作碭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

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
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畱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晏晏 司樂宋宮 離世孤逸 浮沈涿中

出躍頰鱗 入藻清沖 是任水解 其樂無窮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
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
景公問其道不告卽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
日乃去宋人家奉祀焉

寇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

歷載五十撫琴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絃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
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

山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
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
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

神遊氣爽

笙歌伊洛

擬音鳳響

浮丘感應

接手俱上

揮策青崖

假翰獨往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貌
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
得其福力也

周客戢容 泯迹泥盤 夏服重纊 冬振輕紈

作不肯本 義不獨安 乃眷蘇氏 祐其艱難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
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
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畱書以赤玉舄一雙爲報曰
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卽遣使者徐市廬生等數
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
邊十數處云

寥寥安期 虛質高清 乘光適性 保氣延生

聊悟秦始 遺寶阜亭 將遊蓬萊 絕影清泠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尙有桂丸焉

偉哉桂父 挺直遐畿 靈葵內潤 丹桂外綴

怡怡柔顏 代代同輝 道播東南 異世莫違

瑕丘仲

瑕丕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爲壽矣地動
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尸
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
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爲夫餘胡
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

瑕丕通玄 謫脫其籍 人死亦死 泛焉言惜

遶步觀化 豈勞胡驛 苟不覩本 誰知其謫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

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蕭綰

寄沾梁肆

何以標異

醕醴殊味

屈身佐時

民用不匱

解紱晨征

莫知所萃

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閭積八九十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

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

上蔡任光

能鍊神丹

年涉期頤

華爾朱顏

頃適趙子

縱任所安

升軌柏梯

高飛雲端

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蕭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

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蕭史妙吹

鳳雀舞庭

嬴氏好合

乃習鳳聲

遂攀鳳翼

參翥高冥

女祠寄想

遺音載清

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卽依呼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

人禽雖殊

道固相關

祝翁傍通

牧雞寄驩

育鱗道洽 棲雞樹端 物之致化 施而不刊

朱仲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卽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卽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

朱仲無欲 聊寄賈商 俯窺驪龍 捫此夜光

發迹會稽 曜奇咸陽 施而不德 歷世彌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畧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 韜奇含靈 枕石大華 餐茹黃精

漢禮雖隆 道非所經 應變多質 忽爾隱形

稷丘聖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指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右足指過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爲稷丘君立祠焉爲稷承奉之云

稷丘洞徹 修道靈山 鍊形濯質 變白還年

漢武行幸 攜琴來延 戒以升陟 逆覩未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卽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

按此獨無贊未審
原闕抑毛刻軼去

列仙傳卷上

列仙傳卷下

赤須子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間所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赤須去豐

爰憩吳山

三藥竝御

朽貌再鮮

空往師之

而無使延

顧問小智

豈識巨年

東方朔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虧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奇達 混同時俗 一龍一虵 豈豫榮辱

高韻沖霄 不羈不束 沈迹五湖 騰影陽谷

鈎翼夫人

鈎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

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
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幸而生
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卽位
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
弋廟闡有神祠閣在焉

婉婉弱媛 廟符授鉤 誕育嘉嗣 皇祚惟休

武之不達 背德致仇 委身受戮 尸滅芳流

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

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
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
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率一黃犢來過都
女悅之遂畱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
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
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
李云

犢子山棲

採松餌苓

妙氣充內

變白易形

陽氏奇表

數合理冥

乃控靈犢

若電征倏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 結廬虛池 專至俟化 乘雲驂螭

紆轡故鄉 告以速移 洞鏡災祥 情眷不離

主桂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爲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主柱同窺 道士精微 玄感通山 丹砂出穴

熒熒流丹 飄飄飛雪 宕長悟之 終然同悅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

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
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三十頭
繭皆如瓊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
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堂焉或云陳畱濟陽氏

美哉園客

顏映朝華

仰吸玄精

俯捋五葩

馥馥芳卉

采采文蛾

淑女宵降

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
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

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畱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溜水來山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皮公與思

妙巧纏綿

飛閣懸趣

上挹神泉

肅肅清廟

愔愔二間

可以閒處

可以永年

昌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往來上下

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於
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

殷子忘榮 曾無遺戀 怡我柔顏 改華標蒨

心與化遷 日與氣鍊 坐臥奇貨 惠及孤賤

谿父

谿父者南郡鄜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
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
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山頂呼谿下父老
與道平生時事云

谿父何欲 欲在幽谷 下臨清澗 上翳委葍

仙客舍之 導以祕籙 形絕埃壒 心在舊俗

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蹋之折腳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人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期年復去莫知所之

山圖抱患 因毀致全 受氣使身 藥輕命延

寫哀墳相 天愛猶纏 數周高舉 永絕俗緣

谷春

谷春者樸陽人也成帝時爲郎病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尸畱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谷春既死 停尸猶溫 棺闔五稔 端委於門
顧視空棺 形逝衣存 畱軌太白 納氣立根

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陰生乞兒 人厭其黷 識真者稀 累見囚辱

淮陰忘吝 況我仙屬 惡肆殃及 自災其屋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
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
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
有鼓琴聲云

婉嬖玉姜

與時遁逸

真人授方

餐松秀實

因敗獲成

延命深吉

得意巖岫

寄歡琴瑟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
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用有翅翼子

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卽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

子英樂水

游捕爲職

靈鱗來赴

有煒厥色

養之長之

挺肉傳翼

遂駕雲螭

超步太極

服閭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黃白瓜數十頭教令瞑

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苜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矣一旦髡頭著赭衣貌更老人間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

服閭遊祠 三仙是使 假寐須臾 忽超十里
納寶毀形 未足多恥 攀龍附鳳 逍遙終始

文賓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嫗拜

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
老嫗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往之須臾賓到大驚
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
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

文賓養生 納氣立虛 松菊代御 鍊質鮮膚

故妻好道 拜泣踟躕 引過告術 延齡百餘

商正子胥

商正子西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
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

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
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惰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商止幽棲

韞櫝妙術

渴飲寒泉

飢茹蒲朮

吹竽牧豕

卓犖奇出

道足無求

樂茲永日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甯
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
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
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

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
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
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

理有所資

甯主祠秀

拊琴龍睂

以道相符

當與訟微

匡事竭力

問昭我師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
衝大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
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

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
洪云

安公縱火 紫炎洞熙 翩翩朱雀 銜信告時

奕奕朱虬 蜿然赴期 傾城仰覲 回首顧辭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瀕鍊丹與硝
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
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
中有赤斧焉

赤斧頤眞 發秀戎巴 寓迹神祠 瀕鍊丹砂

髮雖朱黹 顏暱丹葩 采藥靈山 觀化南遐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三靈潛感 應若符契 方駕茅狗 蜿爾龍逝

參登大華 自稱應世 事君不端 會之有惠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住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負局神端 披褐含秀 術兼和鵲 心託宇宙

引彼萊泉 灌此絕岫 欲返蓬山 以齊天壽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正正憐
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
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正與璜七物藥日服九
九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
更開期與老君黃庭經今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正
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
盡黑更鬢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

末故在焉

朱璜寢痕

福祚相迎

真人投藥

三尸俱靈

心虛神瑩

騰贊幽冥

毛頰髮黑

超然長生

黃阮正

黃阮正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裳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葱藹巖嶺

實棲若人

被裘散髮

輕步絕倫

含道養生 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 告徧下民

女几

女儿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
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几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
几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
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
來過笑謂几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
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 五卷以陳

女几蘊妙 仙客來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絕塵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者銓鄉人也好釣魚於旋谿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冢邊樹上嗚呼子安云

陵陽垂釣 白龍銜鉤 終獲瑞魚 靈迹是修

五石漑水 騰山乘虬 子安果沒 鳴鶴何求

邗子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大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子符邗一函併藥便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喬君發函有魚子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畱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

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
祠焉

邗子尋犬 岩入仙穴 館閣峨峨 青松列列

受符傳藥 往來交結 遂棲靈岑 音響昭徹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
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
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
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

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爲御來遂俱去後
二十餘年鸛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
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司命挺靈 產母震驚 乃要報子 契定未成

道足三五 輕駟宵迎 終然報德 久乃遐齡

立俗

立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
百病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云
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卽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

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中看實無影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質虛影滅 時惟立俗 布德神丸 乃寄鹿贖

道發河間 親寵方渥 騰龍不制 超然絕足

讚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爾而就亦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論也聖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日月運行四

時分治五星受制於太微監無道之國吉凶預見以戒主者動靜言語應效相通有自來矣夫然雖不言其變化云爲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桑矯問涓子曰有死亾而復云有神仙者事兩成邪涓子曰言固可兩有耳孝經援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陽精主外陰精主內精氣上下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有木有松柏樞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白符竹嬰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盛冬之時經霜歷雪蔚而不彫見斯其類也

何怪於有仙邪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
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
集祈祀彌布殆必因迹託虛寄空爲實不可信用也若
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爲王公然歲星變爲甯壽公等所
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
著蓋道不可棄距而閉之尙貞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
神其微旨可知矣

列仙傳卷下 終

汲古閣原刻本 長洲宋翔鳳洞簫樓藏書

元和 徐立方

金匱 江文煒 仝校

仁和 胡 珽

宜興曹鳳奎刷印

列仙傳校譌

是書古今逸史祕書廿一種皆有刊本而傳後無贊非完本也此爲汲古閣所刊余因世不多有故並採入焉咸豐三年五月仁和胡珽識

目錄二頁十行

昌客誤應作昌容

十八行

女几逸史祕書並作女九傳中同

三頁一行

刑子誤應作刑子

上卷一頁五行

帝止誤當从逸史祕書作常止

二頁十六行

曰逸史祕書並作云

三頁十四行

容城應作容成

四頁十四行 尹下應增喜字

五頁一行 關令誤原作關尹 十五行 嘗逸史祕書並作尚 十六行 具逸

史祕書並作且

七頁一行 讓逸史祕書說作尚

十一頁一行 不見下逸史祕書有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共十四字 八

行 後棄逸史祕書並作復 十四行 齊字誤原作齋

十二頁十行 柏良當从逸史祕書作桓良

十三頁六行 雙逸史祕書並誤量

十四頁十二行 飢當作饑逸史祕書不誤 十七行 八九十逸史祕書並作八

十五頁六行

吹簫當从竹作簫
逸史祕書並不誤

十行

己字誤
原作巳

下卷一頁五行

墮字今刻
筆畫有譌

十二行

虧語逸史祕
書並作戲語

五頁一行

賣於逸史祕
書並作賣與

十五行

道人逸史祕
書並作道士

七頁九行

生用誤逸史
祕書作生角

十五行

傳應
作傳

八頁十一行

往之誤原
作待之

十七行

子西應作子胥
逸史祕書不誤

十頁十八行

登字誤
原作登

十一頁六行

後住逸史祕
書並作後主

十八行

更鬢誤原
作鬢史

十三頁十三行

有大誤原
作有犬

十六行

魚子下逸史祕
書有也字○池

中上有

著字

十四頁十行

爲御來逸史祕書並作爲我歸來當从之

十五頁十一行

主逸史祕書並作王

列仙傳補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上卷二頁十六行

云原本作曰今依別本改作云義雖兩通然與校譌不相應

四頁一行

更以方回案此句有誤回疑當作印

五頁七行

淮南山安山當作王

六頁五行

臨上三亮上五字有誤

八頁四行

倫疑作淪

九頁三行

幕府正春秋時無此官

四行

侯疑作候

七行

綱疑作網

十一頁一行

不見下應加說見校譌

八行

見之下同

十四行

期曰當作

期期日三字期字屬上句期日二字自為句說詳吳邵圖經續記卷中橋梁門

十七行

藻疑

作澡入澡與

出躍對文

十三頁六行

雙字應加○見校謄又案雙當作兩別本並作量即兩字聲近而謬

十五頁十五行

畫字誤原作畫

十六頁十五行

日疑當作術讀至術字斷句

十七頁一行

聖字誤原作君

六行

為稷二字不可解疑涉上句而誤

下卷一頁六行

絕下當有數字文選吳都賦劉注引絕穀在上文石脂下可借證

二頁十八行

若電征倏句誤原作倏若電征

五頁八行

絕山疑當作山絕

六頁四行

案傳云三年與贊云五稔不合必有一誤

八頁五行

寐字誤原作寐
○十疑當作千

十一行

驚下當
有日字

十三行

見上似當
有不字

九頁七行

顧與雇同貫也
見漢書鼂錯傳

十頁十一行

雖疑當作耀
與下偶句

十二頁十六行

私疑當
作師

十三頁十行

述疑當
作術

十五行

與子符那句誤
原作與那子符

十六

行

子池二字應加
○說見校譌

十五頁十六行

有木誤原
作而木

